



尋找文化的時代，自我內心的探尋 ——專訪優人神鼓劉若瑀創辦人

◎ 整理、撰文／鄭惠珊（《明道文藝》編輯）

◎ 專訪／劉若瑀（優人神鼓創辦人）

◎ 圖／優人神鼓提供

30多年前的1988，對眷戀著80年代的「80控」來說，是個連將這四個數字說出口都覺得美好的年代。如果把位置站遠一點，回顧當時與後來的臺灣和世界，1988又像是個奇幻的時刻，在即將來到的巨大變化之前，這座島嶼上的人們已經開始感受那股微微震顫。

無論現在是什麼年紀的人們，回望1988年，都無法不承認，雖然當時的我們未曾感受到，但它在那個時刻，的確巧妙的成了架在兩個時代的一座時光之橋。不同行業領域的人們，以及臺灣社會，都帶著一顆撲通撲通跳躍的心，抱著期待的心情，像是將腳伸進游泳池試水溫一般，準備勇敢向前、縱身一躍。

「西化的中國人」，展開屬於自己的尋根之旅

優人神鼓的成立，正是因為劉若瑀追根究柢的個性。

優人神鼓的前身是「優劇場」，剛好就成立於1988這個奇妙的時代，是劉若瑀在波蘭劇場大師果托夫斯基（Grotowski）工作坊受訓後返臺所創立的。一開始，她想要做的，是找尋果托夫斯基在她心裡留下的疑問。



優人神鼓文獻室。

受訓時，果托夫斯基要他們自己排練表演，必須是跟自己母文化相關的素材。但果托夫斯基卻給了這樣的評語，「你是西化的中國人」接著還跟她說，從現在開始要練習「看著自己如何吃飯、走路」。

「我開始想，我成為我，一定和我的文化有關。可是現在我似乎

是個沒有文化的人。」因此，她回台後創立優劇場，全臺各地走透透，拜訪所有她知道的传统文化表演者，希望能找到答案。整整3年，從歌仔戲、各種廟會、跳鍾馗、道士吟唱、原住民儀式等都去觀察、去學，試著進入原來成長中從未接觸過的古老文化，想知道屬於自己的母文化在哪裡？什麼叫做「看著自己如何吃飯、走路」？最後，她在音樂總監黃誌群身上，找到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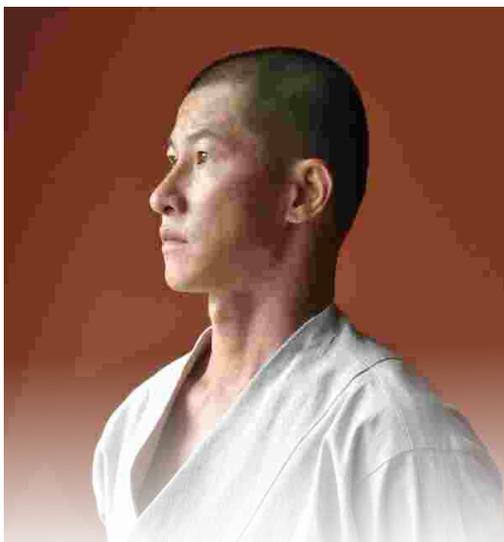
出生於馬來西亞的黃誌群，6歲開始學習打傳統獅鼓，18歲時來臺讀書，畢業後曾加入臺北民族舞團、雲門舞集，直至臺灣民謠大師陳明章知道優劇場在找傳統擊鼓師父時，向劉若瑀推薦了他。

1993年黃誌群答應加入劇場，在這之前去了一趟印度，遇見了教人打坐、禪修的修行者，第一句話就對他說：打坐就是24小時活在當下。這對黃誌群來說是一個棒喝，「活在當下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心靈雞湯用語，但要如何真正的活在當下？有難度。」他回國後把學到的事，跟劉若瑀分享。

「這不就和果托夫斯基說的一樣？」

尋找文化的時代： 「道藝合一」的當代精神

無論是怎樣的團體，倘若體質不夠強健，便很容易因為外在的刺激而分崩離析。但優人不會，他們那種將失去看成獲得，將腳步紮穩蹲低、從頭來過的精神力量，源於哪裡？



師父照—張志偉攝影。

1983年夏天，劉若瑀於美國加州接受果托夫斯基為期一年的訓練，也顛覆了此後的表演之路。回臺灣的頭三年，她一頭栽進從古老文化尋找表演根源的實驗，「我是帶著果托夫斯基給我的題目回來找答案，並且探索文化的源頭。」

她於1988年創立的優劇場原先依舊以戲劇演出形式為主，但後來

遇見從印度回來的黃誌群，看他禪坐，劉若瑀才驚覺果托夫斯基講的「Be in Conscious」是怎麼回事，「就是24小時活在當下。」劉若瑀覺得這好像冥冥中有一種緣分，就是她在尋找的答案，於是他們決定把「打坐」加入劇團訓練中，意外從東方的角度認識「覺知」，建



優人神鼓文獻室。

立先打坐再打鼓的訓練方式，正式將擊鼓、靜坐與武術，融入創作之中，「優人神鼓」正式誕生。

當西方當代劇場的形式，遇見東方的傳統鑼鼓戲曲，透過靜坐和武術傳達，看似矛盾的力量反而在優人身上交融激盪出獨特的精神，「當我們走到國際上，外國人會看見我們的東西裡面有一個古老的文化深度。優人的創作就不只是個人藝術內在的表達，而是一個時代的力量，一種延續的狀態，會在下一個世代遭遇不同創造力

的衝擊，但依然跟祖先的腳步連著。」

「優很特別的地方是，在大自然工作、生活，從大自然當中汲取靈感創作，從傳統文化的底蘊，也就是對生命的關照，長出符合這個時代的精神。當道藝合一的時候，就創造了一種新的力量。」

靠山：重新認識一座山

2019年盛夏的一場惡火，燒毀了「優人神鼓」位於木柵老泉山上的排練場。一根根焦黑的黑柱，在災後現場兀自挺立。「整個排練場

燒得乾乾淨淨，但旁邊的森林一點都沒有波及。我心想，老天一定是要告訴我們什麼事情，要我們謹慎地去反省跟這座山的關係、跟大自然的關係。」「那時候我只是擔心團員們離山遠了，離大自然遠了，離我在尋找的這個課題遠了……我問老天爺：你要告訴我們什麼？」

那陣子，優人每回出國巡演就是兩三個月，回來後上山排練完拔腿又走，「是不是我們過於忙碌？忘了自己的家？」劉若瑀思索著：「一場火，我們取消了所有原先談妥的國外眾多表演行程，重新探索的生命課題再度開始浮現——我們想回家重建家園。」



張智銘 攝影。

優人們決心將家園蓋回來。當年怎樣筭路藍縷，如今就怎樣親力親為。開啟重建之路的這兩、三個月來，團員們親身搬石頭、扛砂石、枕木來鋪路，「大家真的用自己的勞力做了這些事情，山也真的就成了我們的靠山。」心念一轉，也為未來老泉山上的新家園創造出不同的面貌。劉若瑀說，「我們想讓火災原址長出新的創造力，也希望留著這些焦黑的柱子讓人產生更多開放的想像，重新把這個地方取名叫做『闕美術館』。」

「闕」這個字是門檻的意思，也是一種跨越，希望重新調整、修復腳步，也象徵一種新的里程。」一把火，燒掉了「優人神鼓」扛在身上的包袱，無論是承擔國際聲譽，或是表演藝術團體的經營壓力，如今一切歸零，從樹根開始重新生長。劉若瑀說，「我們倆這一生做到的事情，都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。是很多人有一樣的心願，才能共同完成一件事情。優人這顆種子，靠著眾人的力量長成一棵大樹，我們也希望，它能結更多果，落到地上，有更多種子再重新開花。」

傳承，傳下去的燈才能亮著

雖然現在的訓練方法和當初於加州所學不大相同，但劉若瑀在思考一位表演者的修行時，仍然延續果妥夫斯基的精神。她指出果妥夫斯基曾說東方的表演都有形式（Form），東方古老的學習方式就是師傅口傳心授，一切先做了再說；例如京劇，唱念做打的工夫樣樣不能少，「但有一天他出師了，他就自由了。」

然而這種傳統正在流失當中。大部分年輕人主要的學習場域在學校，「做中學」的態度也逐漸式微。因此劉若瑀帶著優人神鼓巡迴世界演出的同時，也積極培育年輕一輩的創作者。「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傳承，是讓年輕人出來的時候了。我一直有一個傷痛，上一代在遷移的過程中，已經有這麼多東西保不住，中國經歷文革，像新加坡等又這麼西化，好不容易臺灣是一個可以把文化保存下去的地方，可是你一轉身會發現，下一代的人在哪裡？」

「對劇場整個大環境來說，人們在尋找的到底是什麼？」其實劇



雲腳臺灣—優人神鼓文獻室。

場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，但要怎麼讓專業技術變成一個創新的作品，又怎麼樣透過創作理念，讓觀眾去理解你對這個環境的看法跟態度，真的是百花齊放。表演藝術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娛樂，人們的確也需要娛樂；一樣米養百樣人，套在表演創作上也可以成立，有人說在創作的這條路上是孤獨的，但劉若瑀堅信一定能找到跟自己契合的觀眾。對於優人來說，找到文化源頭的關切者，而使得「優」是需要被關注、被保護，這不單純是表演的議

題，更是生命的課題。

在劉若瑀的心中，優人神鼓的特色，其實就是果托夫斯基的觀念。如何在表演的當下，在觀眾心中投下震撼、感動，這就達到他們要傳遞「活在當下」的目的。劉若瑀一路風光的底下，是面對艱辛也執意克服的韌性。儘管挫折不斷，她卻講得自在：「有時候就是這樣，人生做一件值得做的事情，終生都回味無窮。因為人生是很快的。」✿



攝影師-汪正翔。